



战狼记

常庚西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一部构思巧妙、内容奇特的儿童中篇小说。作者以生动的文笔，流畅的语言，描述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战狼故事。一九四二年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，遭受了侵华日寇的疯狂扫荡，我边区军民奋起抵抗，但是，在方家峪一带，狼患严重，它们叼食猪羊，袭击儿童，甚至拦截单独执行战斗任务的战士、民兵，干扰了军民抗战。方家峪儿童团长狼剩儿，带领他的伙伴们，在老长工满仓爷的指导下，组成战狼队，与野狼展开了殊死斗争，终于消除狼害，有力地支援了全村的抗战活动。孩子们的坚定信念是：只有消灭吃人的豺狼，才能拯救祖国的危亡。《战狼记》是中国儿童爱国主义、革命英雄主义的热情颂歌。

目 录

一、狼剩儿.....	1
二、野孩子.....	5
三 悔恨.....	14
四 艰难岁月.....	22
五 惊梦.....	30
六、狼，敌人的别动队.....	39
七、砍杀得多么痛快.....	49
八、疯狂的报复.....	60
九、糟糕！只有一条狼腿.....	70
十 首战告捷.....	79
十一、满仓爷狼口余生.....	88
十二、最难熬的一天.....	96
十三、特殊的战斗.....	106
十四、奇迹.....	113

一、狼剩儿

一个刚刚学会爬的胖牛牛的小小子，只穿了一件剩下两个扣的紫花粗布小褂，一天到晚，独自在山下边的禾场上滚爬，玩耍。大概已经习惯了，虽然可怜巴巴，他却并不觉得孤单和寂寞，更不怪怨大人对他的冷落。禾场的庄稼垛和场边上的小树，就是他的忠实的伙伴。毒毒的太阳，把他那原本又细又嫩的皮肤，晒成酱紫色，乍一看见，你会怀疑他是个非洲娃娃。

他从不生病，玩饿了，抓住一穗生玉米棒也敢往嘴里塞。当然，饿急了也有时大哭一场，但是，只要有一只寻食的芦花公鸡走到他跟前，他就会停住哭泣，瞪大一双圆圆的眼睛，好奇地盯着它。他多么希望这只公鸡和他多玩一会儿呀。

他的父母呢？怎么这般冷酷，忍心把孩子扔下不管？

唉，你们哪里知道，他的年轻的父母身不由己呀。他的妈妈在山洼里东家的药园里拧轱辘把浇草药，他的爸爸在山那边的草场上替东家放牛，只有到了晚上，年轻的父母才发疯似的跑回来，把他挟回场边上的小茅草屋，轮着抱他，亲他。他已经九个月了，连名字还没起呢。

一天傍晚，小娃娃已经玩得疲累不堪。寻食的鸡群回窝了，场上的庄稼垛和场边上的小树也变得模糊起来。他无可奈何地哭了一阵，只好趴在庄稼垛边上，盼望着父母来抱他，亲他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黎麻色的大狼，从半山坡的荆棵丛里绕到山下的庄稼地里，窥测了许久，乘娃娃似睡非睡的当儿，猛地窜到禾场上，叼住娃娃的脊背，很快钻进庄稼地里。完了，可怜的胖娃娃完了，他肯定成了恶狼的一顿丰盛的美餐。

然而没有，娃娃发出了奇迹般的哭喊声，那声音之大、之尖厉，与他的年纪极不相称。尽管狼钻进庄稼地，企图尽快向深山逃跑，他的声音却惊动了在山坡上干活的人们。最先寻声追到的是在山坡上撸酸枣的满仓爷。

“救人啊！打狼啊！”

满仓爷呼喊着手，扑进庄稼地，把盛了半筐枣的



荆条筐砸了过去。狼慌了神，又拨回头往山下跑。一出玉米地，有几个听见满仓爷呼喊的小伙子迎面截住，狼才不得不松开嘴，丢下娃娃逃走了。

娃娃的粗布褂子和脊背上的肉，被咬烂了一片，血糊糊的，吓死人了。

乡亲们把娃抱回小屋，满仓爷急忙跑回家拿他自己用过的治狼咬伤的草药（真的，满仓爷前几年也差一点被狼吃掉，这是后话）。又洗又敷，忙到天黑。

娃娃的父母回来，自然是心疼得大哭了一场。满仓爷安慰他们说：“别哭了。等孩子伤好了，把他抱在我家里，让你婶婶给看着。”娃娃的父母怕孩子的伤好不了，还是哭个不停。满仓爷又劝他们说：“别担心了，孩子的伤包在我身上。”

过了些日子，孩子的伤果然好了，脊背上只留下

一片硬硬的厚痂。娃娃的妈妈先看看又有了笑模样的孩子，再看看满仓爷，感慨万分，说：“俺娃连个名儿都没顾得起，就差一点死在狼嘴里。要不是满仓叔，早没有他了。这真是从狼嘴里拣了一条命。可怜的娃呀。”

满仓爷为了给她开心，说：“别伤心了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孩子不是没名儿吗，这回倒有了个现成的名字。”

孩子的父母同时问道：“满仓叔，什么现成的名字？”

“孩子命硬，从狼嘴里拣了条活命，我看就叫‘狼剩儿’吧。别看不大中听，可以后能逢凶化吉。”

孩子的娘说：“男孩子，又投生在咱穷人家里，还讲什么中听不中听的，我看‘狼剩儿’这名字就不错。”

从此，方家峪的孩子当中就有了个狼剩儿。

二、野孩子

从那次被狼咬伤以后，满仓爷就把狼剩儿抱回自己家里。白天由满仓奶奶看着他在院里玩耍，晚上才把他送到父母跟前。

狼剩儿长到三四岁，就常常乘满仓奶奶不备之际，偷跑出去寻找他的父母。满山沟乱转，即使找不到，他也从来不哭，天黑以前就自己摸回来。有一次，他在山沟树林里迷了路，掌灯时分还不见他回来，满仓爷和他的父母急得要死，举着松明子绕山沟呼喊、寻找。最后，在狼尾沟深处一个窑洞里找到了他。原来他早睡着了。这回，他肯定是哭过了，因为他父亲用松明子一照，有两条明显的泪痕从嘴巴子上流了下去。

“我的活祖宗！”他娘一下扑上去，接在怀里边哭边数落，“这回，我真当你被狼吃了哩。我的可怜的儿啊，娘对不起你呀。”

满仓爷扭转脸擦了一把眼泪，安慰她说：“我不是说了吗？咱们狼剩儿能逢凶化吉，狼是不敢吃他的。”

不过，自从狼剩儿迷路被找回来以后，父母无论如何不敢再把他留在满仓爷家里了。倒不是怕他再逃出去喂了狼，主要是不愿意再给两位老人增加累赘。

没办法，娘只好把他带在身边。

娘在药园里浇水锄草，狼剩儿就在地边上玩耍。

到五六岁上，他就能在药园的沟沟岔岔拾柴、拔草了。

乡亲们说，狼剩儿就象山沟里的一块石头，不但怕狼叨狼咬，更不怕风吹日晒，雨淋霜打。他的肤色也象褐色的石头。

到一九四〇年，狼剩儿已经满十周岁了。这一年，冀西抗日根据地实行了“减租减息”和“合理负担”。狼剩儿家里的生活有了一些好转，他的父母决心送他上了抗日小学校，起了个学名叫常剩儿。

他学的第一篇课文是：

“求神拜佛不中用，
想保安全挖地洞……”

他学唱的第一支歌儿是：

“……鬼子来到咱们村，

地雷炸得真解恨。

小道埋上它，

大道摆成阵……”

狼剩儿自小在风里雨里、山沟里树林里长大，养成了一种豪爽胆大，泼辣不羁的性格。爬树登崖，同伴们谁也比不了他；拾柴打草，谁也没他快；胆量，谁也不如他大。他把那种无拘无束的习惯带到学校。老师说：“狼剩儿是个野孩子。”

学校老师就是东街的秋来大叔，狼剩儿并不怕他，心里说：“说我野，我就野，看你能吃了我？”

一天，狼剩儿上学走到抗属郝奶奶家墙外，听到郝奶奶正气急败坏地叫骂，他赶紧跑进去，问：“郝奶奶，谁惹你生气了？”

郝奶奶指指当院晒的谷子，又指指当院椿树上那个老鸱窝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一窝老鸱多糟害人，我晒的二斗谷子，快叫它们吃完啦。这还不算，一天到晚往院里拉屎撒尿，脏死啦。”

狼剩儿仰头看着高高的快到树尖上的老鸱窝，气的眼都瞪圆了。心里说：好狗日的，都欺负到抗属头上了，这还了得！想到这里，他就安慰郝奶奶说：“奶奶，这不难，我把它连窝端了。”说着，把书包往地上一扔，就要爬树。



不想，郝奶奶却急忙拦住他，说：“不不不，好剩儿，那上边还有几个小老鸹呢，它们也是条命呀，你连窝端了它们，要遭罪的。”

狼剩儿不听她的，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，一边“噌噌”地爬树一边说：“奶奶，你是抗属，怎么还讲迷信哩？老鸹就是害虫，它们把满仓爷点的南瓜籽都刨出来吃了，我早就想治治它们哩。”

说话工夫，早爬了上去，他蹬着那颤悠悠的树枝，一直往尖上攀，郝奶奶手搭凉棚往上一看，吓得脸都变了颜色，惊呼道：“好剩儿，小祖宗，快下来吧，那细枝儿经不住你，快下来吧。”

没待她说完，狼剩儿已经爬到老鸹窝跟前，熟练地把窝儿推翻，一大堆柴禾哗啦哗啦掉了下来，果

然有三只小老鸱吱吱叫了几声便挺了腿。

郝奶奶围着那死去的小老鸱转了几遭，不住地哀叹：“唉，怪可怜见的，遭罪遭罪。”

狼剩儿从树上下来，一边帮郝奶奶收拾院里的乱树枝，一边说：“奶奶，你看这一堆树枝儿，够你做几顿饭哩。”临出门时，他又向郝奶奶说：“奶奶，以后有什么活儿，你就喊俺，俺有劲，什么都会干。可有一样，”他扮了个鬼脸，“往后不许你再讲迷信了，你要是不改，等俺胖娃叔从军队上回来，我要给你报告。”说完，撒丫子跑了。

赶到学校，整整误了一节课，秋来叔没好气地说他：“剩儿，你无故迟到，罚你站一个堂角！”

狼剩儿见老师生气，也不好好解释，嘟着嘴嘟哝道：“站就站，我为了拥军优抗，犯罪了？”说完，低头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不说。

下第二节课以后，他的同桌吴顺子问明了缘由，向老师作了报告，才撤销了对他的处罚。

这以后，城里和石桥镇的鬼子伪军不断进山骚扰，方家峪的抗日小学被迫暂时停



课了。

狼剩儿和他的同伴们，除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切齿痛恨之外，同时也微微感到有点轻松。一天到晚，不是上山站岗放哨看“消息树”，就是帮大人挖地道运土。这样的日子，对狼剩儿来说，太合适、太惬意了，他比谁都干得好。

几天以后，老师秋来叔也参加了军分区独立团，听说当了连队文书。

第三年（一九四二）春天，正是满山洼的桃花盛开的季节，狼剩儿正在山顶上看“消息树”，吴顺子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来，说，“剩儿，抗日政府给咱们派新老师来了，还是个女的，说是马上要开课，走，咱们去看看！”

“啊！真的！走……不能，这‘消息树’谁看呀？”

“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吉元叔和武委会主任商量过啦，由游击组接替咱们，快走吧。”

他们奔下山坡，象一双燕子，在花瓣纷飞的桃林里穿行，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向大庙台赶去。

跑出桃树林，脚步放慢了，吴顺子喘着气，说：“剩儿，你说，女老师好哇男老师好？”

“女老师好！”狼剩儿不假思索地说，“女老师不

骂人，更不会打人。”

“就怕她文化不沾弦。”

“是啊，我没见过那个女的会教学。”

说着，来到村子当中的大庙台前，只见大铁钟跟前，站着一位生人，头上罩了一条印有“祝君早安”的羊肚毛巾，那齐耳的短发，完全裹在毛巾里边，穿了一件毛蓝色的长过膝盖的粗布大褂和一双边区造的毛毛底布鞋。红润的圆脸上有一双火一样的大眼睛。

“这就是我们的老师？”狼剩儿心里想，“她很像我那个最小的姑姑，说不定，还不如我识字多哩。”

第二天就开课了。这个地处深山的偏僻小村，第一次来了女老师，这里的孩子们，第一次听到这俚乎乎的外地口音。

只见她亲切地盯着孩子们看了许久，才用铜铃般的声音说：“同学们，大家好？”

狼剩儿感到十分新奇，他用胳膊肘碰了吴顺子一下，悄声说：“俚不俚吧，怪好听的。”

“从今往后，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不管敌人多么疯狂，咱们再不能停课了！”她的口气突然变得坚定起来，铿锵有力。孩子们都睁大眼睛瞅着她。“村子里不能上课，咱们就到桃树林里，桃树林不行，

咱们还可以到山沟里或山洞里。一句话，大家记住，不能让敌人的‘扫荡’给吓住！”她的口气又温和起来，“大家把算术课本拿出来。”

她根据孩子们的基础，摸底似的出了几道算术题。

狼剩儿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一堂课老师就把他提溜(dī liū)起来了。

当他把演算结果交上去以后，老师略略看了几眼，突然喊了他的名字：“常剩儿同学，站起来。”

他慌乱地向她看了一眼，老师在盯着他，那火一样的眼神里，严肃中夹带几分惋惜。她说：“三年级的学生了，怎么连三位的加法都算不对，这怎么能行！你上来，当着同学们的面，再演算一次。”

真的，狼剩儿的数学糟糕透了。平时，他一看见那鸡兔同笼之类的算题，就头昏脑涨，从心里怵的慌。这一次，居然当着同学的面叫他演算，他还没走上台就心慌意乱，急出了一身汗。不管顺儿怎么挤咕眼，打手势，送暗号，他全然顾不上。演算结果可想而知。连他也不知道是如何在老师的冷眼和同学们的讥笑下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的。

开课第一天，他对自己的新老师怀上了戒心。

自那以后，一连几个晚上，老师都把他留在自己屋里，补习数学。为此，他养了三个月的两只漂亮的山鸡也丢失了。

他简直恨起老师来了。

三、悔 恨

多么糊涂呀！狼剩儿觉得新老师远不如旧老师秋来叔好，他甚至想：外路侑子不近人情。这时候，他又思念起秋来叔来：唉！人家多带劲，穿上灰军衣，挎上三八大盖，走南闯北，说打就打，说撤就撤，多威风、多解气，省得和俺们在一块怄气了……可这位陶老师，她……不行，我得给她一点小小的报复，叫她知道知道，山沟沟的孩子不好欺负。

一天，老师把作业留给大家，说要到山南的区上开会，走了。直到太阳沾山还不见她回来。

狼剩儿认为机会来了，他从自家的窗台上拿了个越冬的软柿子，偷偷地放在老师两扇关严的门的上头，藏在远处酸枣丛里等她回来。

黄昏，老师披着正在飘散的暮纱，拖着疲惫的双腿翻过山来了。近了，近了，狼剩儿的心随着老